朱竹垞文抄

中

特1
342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特1—3425

朱竹垞文抄卷三

後学　松田和孝評選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忠誠意之学者皆風痺不痛濕之人也挙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学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皇皇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已得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

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歟夫子集元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学之書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支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為学者入徳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為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黄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学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支而支無可疑察于幾微禍福之前信諸進退生殤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学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為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昌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楊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戎微禍福之不明進退生殤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黄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辞立其誠者非哉于是先生之没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

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学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
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学書絶去儒者堂同伐異之習是尤恒
人之所難能也講学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学諸臣以身
殉国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
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黄公道周共先生後先自靖咸
以道學兼忠節即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叙擾之餘能集
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
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
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泊濱溪川戸之
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為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浚厲叫噪之
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
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為矜誉予特愛其
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縈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
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歎然
不足既而曰子曷為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
有源也無源之見于池也下則溢而為濫上則懸而為沃人者
沉施者過辨煩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淵石激之而
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忽水豈有意為奇變哉決之
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
經無室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

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為醴濁者為醪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苦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猶命予為序其有意也夫

王学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学士瑁湖主陝西試吏榜既放攬咸陽之勝沿平渭泉踏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闡墨以行鏤誇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登道可尋綏繩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歲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善夫学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学詩者以唐人為徑此導道亦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旦之而高岑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朝慘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全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綏繩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皆大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学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為文詼笑嬉戲以為尚斯為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為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閭閻之声黨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学士西征

之作蓋容和雅一以唐為師而無度守流于鄙俚詼笑嬉戲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峯而已後者也

韞光樓印譜序

竹坨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藜馬之喧闐殘暑遥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嶺欝律其谷崎岈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蒼牛鬬于漳虎嘷乎坡奇狸野于青鶴紅鵶豪豬之箭疾雉之罔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爾馬釋其銜車柷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翰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慍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菩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黄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上步猛獸莫近毒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廬苻北躡軍都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為序及集衣糧糧出郭門去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為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思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為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

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崔亭錢君芳標字葆馀于学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為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崔亭自陳生子龍倡為華縟之體海内稱焉二十年来鄉曲效之者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為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乎後矣為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嘗盡恢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苗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苗者祇覺其可慕焉曩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杯若蓋歷窒所製至或下劣傭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栝楹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歷窒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杯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豈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

藝無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余識內知名士叩其学
年齒均者恒不若父妻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白歷游燕晉齊
魯吳楚閩粤之交覚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瞬苗游則唱和
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
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苗輯平生故人詩存没
兼録凡五百余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
之士居多故皆予苗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益異端訊
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
先生仕為郎一時嚴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
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
覩夫市廛盈者邪黄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
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
亦取夫芳草鬬雜之酒缸豆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
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為教也
傳訃為小技較置不録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学士大夫從
游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
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箧中諸集是已
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
變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節
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數刀擊筑之徒意氣相

洽及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類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
恣其所求而不為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
散無常死生契濶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頻弁之詩說見君子方当悅
懌之時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
得嘉甫之詩以為栄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
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鶺鴒之痛入門則
婦子交謫不休举目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
山阻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
之作客歲予霞相等而比年以来零落過半追思往昔恍若夢
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予霞是編為不可廢也予
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粤江楚以達于晉其苗游之感宜有甚
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怡然不能自已者乎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学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甲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
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内善詩之家其辞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
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滇
桂東達沒濟西北極于汾晉雲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愁志之
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辞雖工世莫
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間或肆志
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為標榜不復商確于布衣之賤信夫傳
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
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為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国為風言之天下為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奩唱和之集典夫歲暮懷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為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劣之以言非所謂生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有無其人矣代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声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譚華大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瘿腫魁瘣勾曲之木亦莫棄焉第相其宜以為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学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斧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学士大夫所藏亦必借録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閒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為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為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愉于心焉

龍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涵咸為鈔書之所山人自歙再徙而莅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

之言詩者目不覩曹劉之牆豆不履潘左陶謝之国顧厭棄唐人以爲平龍下取蘓黄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猶拾藻萍蘋猶杭人之結屋代菰蘆以爲箔編竹以爲籩削板以爲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爲煙塵土礫者罕矣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椽村詩序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貍以爲步龍首蛇文以爲福雖爲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搢三而挾一支左而誕右此夫人而能之也举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吾吾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併膠三鈒絲三鄙漆三斛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以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莘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緩范致能吾見其弼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楊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平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学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也乎五家椽村茅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焉磬諸射者射乎失審固動而不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必志于殼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椽村貽書索予序書
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為喻

陳緯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絶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
其弟緯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小絃大絃
迭奏而不失其倫意盛矣其年與予別二十年往來梁宋
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
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
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畧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宣交日予未解
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屋之又久予所
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吾人情愛其所近
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
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
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
所宜寄情焉且緯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
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爭人酒徒
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
垢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錄序

翰林院侍講錢塘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天子東巡告
成功三陵歸成日錄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作而曰古者
君出史載筆士載吉蓋必有文学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

時則有若史籀之詩漢之符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為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賢高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從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興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示厥也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禁闈久親見聖天子命將四出銖鉏不庭授方畧于萬里之外宵衣晚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優休沐一旦殛威孤戢天戈鑾宇悉宣辰旂星罕有支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天章答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栄矣雖然喻山海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濕而馬瘠羽林材武之士蓋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勒日夜隨侍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苗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能之乎天子命君侍從允為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怍矣

騰笑集序

竹坨主人少無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天子下詔徵文学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朝召試體仁閣下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吏翰林非進士及第典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直籍洵異數矣越二年天下增置日講記居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者試拜命之日屏居客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聞者以為怪迂公吏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苗攜其妻入京

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篋已盜劫其居発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黄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劾吏議当落職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就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桎梏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坐客賦詩千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謄笑集者取諸孔雅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幸齟齬于時人方嫉冷宜其焚棄筆語勿復為顧仍為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頃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為毋乃近于滑稽世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窮丁巳朕竹坨主人朱彝尊自序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析廣則闡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榆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為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如有穉耘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発有司不自檢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業醫賢者又不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為督撫者巻措一不当民心洪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

賓客鄭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寄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溯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学最醇而不支異同之辯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為斬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為政過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孚安吾特言其麁者若先生之学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当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乱奉天子詔肩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刑館舍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辞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声詩乘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虢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顒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国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当其未去思縶

維其鈞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其賁然來思冀其
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常思之切若是其繾綣也君
今歸平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遊窟山宅水之樓依竹
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
齒髮未衰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
交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辭外吾得四人焉錢塘謝彬華亭沈
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
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林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
真其老也千戈凜伯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大豈得已
哉鄉人顧子兼師平謝氏沈氏技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
遇于天津舍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縈紆三
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尚限而顧子獨肯
貌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
向之所游四人者学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
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其形之去我愈疾而
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
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覩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為為難吾
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崖香美之尾先
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為之者不期同時之為吾用
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

校穎斬幹縱五脈之所知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〻蜿蜒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戈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〻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枝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制衣羊毛筆最為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素置叟筆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為則心不相謀豪典手拒為筆所役不勝猶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為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

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為北歸喜叟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唯歎其一技之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稱誓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訕之天下以為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詬以為工異乎己者以為拙特者從而信之矣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叟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冥冥如矣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詘及其人終不得詘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故夫奕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專心乎且未暇究文

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無游未嘗不厭薄之意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学奕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歙人汪叟善奕者第一品觀其兒時先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為小詩詳雅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生世之銘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伪為君子而勦說以為文者思力爻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輙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学進乎奕徒以無定之毀譽聽之習俗愛惜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簠之祿兼珍之饋爰粟飲水之歡予之娛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為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左右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傅既長負笈從師搢簪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到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学堅磨之而不磷膩汗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蕃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豈以揚親之名居也豈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乎悵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士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屋攬揆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戚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疆顔貌如三

四十頌所云今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
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爲父母之身或游
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通有歌有詩
有酬有酢吾知海内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爲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
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
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十九之異其制以弧則梧柳
桑蓬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国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
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学謀
于賓介輔以傅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琴何之工組授之
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
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
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恍油然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
支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
有司異粮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
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
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某世居休
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量然諾輕施
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学俾問業于予里多
棄果少年禁勿往來葺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
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
畫以供清鑒而又訓其子曰人生世上守隱可惜豈可暴刻
偷安邪蓋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

家具有條理不察〻于細務睦婣任恤恒若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曾裔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柘棬存焉逢源請予為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喻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為之祝嘏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文子之德亦必有攷史記之詩言形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媲群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四美盡行者不必惟易亦然恒之六五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安繫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為善者不必皆福為不善者不必皆禍往〻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冊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絜自之養設悅之樂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洛〻邦族稱兒子豈太君亦采矣哉固憶新寡之日懷抱綳予小兒嘗著以為簪蔡莫以為食篝燈竈觚之上恒夜作理

軒車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願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
歲之九月籬菊方舒有肴有蔌有柔有嫩有黍有稌有稻有粱有
觴有觴舉綵衣翅太君顏色長數愉吾操觚管千長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在閹茂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悅于閤于是年八十
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能有壺有爵有觚或脯或脯溢于庭
除第十五弟彝攸初命授內閣中書舍人密侍緒輔偕其婦拜
前孫曾孫外孫孫孫孫孫拜于後閤部咸懿莫不以太君榮從
子彝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則吾叔
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廉公徧歷浙南皖南皖
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攻職有闕及嫁侍君舅君姑
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宮每賜食饋歸必

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
亂從祖尚書公苗第燬于火避兵深村乱定乃依兄公山樓以
居樓東廡廡無數楹內治嚴肅乳媪寵婦之声弗達于外三徙而
就苗第之基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閤未嘗出視門戶吳越之俗
侈佛比丘尼特多恒出入閨闥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拒
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內言必出于梱兵以是庭無尼氏之跡居恒
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產日落練衣布裳盥浣必潔
饋遺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十五年八歲教之讀書通賓客
食饌廩歌庶唱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
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貴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
子所難或者吾家太傅文洛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
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慙于叔父斯淅西言清德者必

數朱氏尊尊通籍將二十稔恒產祇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
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特久
之道恒存乎敬順斥紛華宋麗靡足以攖其心宜其視蔬水
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疆吾
飲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学
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蘇然而進一觴矣是
為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居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爲人父而過于嚴教不行繼以怒則母
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世庇子之過使其父居相間知
父有省察且力為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懟其父矣故父
道率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內家人之行

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
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氏太君者蔣處士之言繼室之言風
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之外水
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勺酒食讌
賓客下逮傭從得饜飫先是家贍公宗禎初以以蘊武兵備
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來主中饋兄公女妹
外內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戶孱弱之軀吹咀藥物綜理廢
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斂以糊口之餐衣以覓博之裙見者覩
嬉戲之具耳不聞繁哇之音長子業成補士林領袖太君之於
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年七
十七少壯時精神日益強健鄰里親黨姻婭之戚咸思獻壽
隱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

君之若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凡
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嘻〻之吉而無譁
〻之容閑有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
足昭我管形者與敬獻一觴以為壽

朱竹垞文抄卷三 終

朱竹垞文抄卷四

後学 松田和孝 評選

柔儉堂記

太原劉炳請名其所居之堂予名之曰柔儉而為文記之曰儉之為德亟直
以撙節日用飲食而已君子將收其放心必自此始天象犀琛貝綃紈錦
綺臺池僕御之盛人咸慕而趨焉及危棧既解紛華晝去悔尤隨之往〻
退而喪其所處夫有百年不易者遲後知儉之能久惟其可久而柔存
焉蓋我既刻其侈心天下無不足之境食之糠秕而充然置之膏腴而
不潤宜其無戚〻之容而柔于中者有不能自已者已太原唐叔之遺
墟也儉唐風也請為子歌唐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
不樂日月其除憂時之易去思行樂之方也既而曰無已太康
又曰好樂無荒因為樂之一言申誡至再則仍未嘗樂也
其二章曰職思其外其思可謂深矣猶未免蹶〻也其三章曰

云清夜晨鐘字者之言如此可以無入而不自得矣

職思其憂矣至于思其憂則其可憂者已去而祇見其可樂焉夫然後曰良士休休也此樂儉之說也今太原之俗所不足者非儉也儉而能樂者難矣知其樂者子試以予言告之

十二硯齋記

中書舍人江都汪君季角儆宅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簞瓢不繼君久病卧夢入廣庭得石硯一十二枚寤而作歌其友和之君因名其齋俾禾乃水朱彝尊作記記曰聚五方之人于京師各有所營畫之云爲夜形諸夢寐寤而詢之其可告人者寡矣古昔盛時以牛羊之牧其夢奇獻于天子其降也得位夢稽得錢夢織僅自喻于心豈焉举平生無不可以告人而夢寐則有難言者吾未其可也君子之学貴夫内得于心而不外玩夫物羅十二石于前不見其多無之不見其少豈君豈感于是興顧一身之盈虛消息通于天地感支物蓋所所好者存雖夢有難處忘者悅之故言之亦長言之歌且和之至以名其室焉列禦寇曰西極有人不食不衣以夢中所為者為實十二硯之有齊有之有化君子以為無不可也

匏齊記

匏之為物其葉苦其蔓弱其形喙些非若瓠可以爲瓜可以菹也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為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前蠡窪之則樽剖以為笙大者巢小者和聲等而吹則為衆音長匏亦名用也審矣若其秋雨既降喙些堅水出其前畧彷之不絕舴艋之不役揭者涉者廣者泝洄上者泝游下者潛行而泳者而絕流而乱者或濡焉滅頂是懼伏腰以浮於水則雖江

湖可以無没其有涖于人為仍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袁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学而為歌詩無常響金聲玉振若笙竽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而臨不解君之所以自況亦以豈與雖然殆有涖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無乎坎氐之間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舟盡其中以服信則溺者可以緩出溺者可以祕塞薛言置龍于何陷而閼而極之車有时而漏舟有时而覆元龜之用考古陟之患而居其涖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夏者何莫非君之龜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袍之義庶之作記作為壁

秀野堂記

徐三古音古致

長洲顧侠君築堂于宅之北閭丘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為山望之平遠也捎溝為池即之縈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劳居者無塵壒之患曉則竹鷄鳴焉晝則佛桑放焉於是梓梁以儲書又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明灰之暑弟之柴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曜曜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偃而或立而盱覓而曰是其為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蹟有遺殊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焉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真文梵夾靡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侠君請于予作記思夫園林壺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璧妙妓元于前平頭長髯之奴奔左右舞歌既阑荆棘生焉惟学人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士著作之地往〻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
吳多名園然蕪没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圃之居玉山之堂
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当日有敬業樂群之助留題
尚存也俠君築斯堂媭群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
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壁用示海内之俯元待者

脊竹圖記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
水錢塘戴蒼為畫烟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
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為傳寫作脊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
竹甲申後遭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
游大河邊障苦寒乃蓺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治源修
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圮叔子過予言金
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棣皆植
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
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于霜或
厄于陰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
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
叔子居易堂徒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
吳越海内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籜而驟干夫烟霄
也文章之為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
柯葉必異然則叔子世徒恃其已学而可矣

大悲院記

孔子殁百氏之学興其最盛者楊朱墨翟治墨氏之学者至

分為三其師說之不傳豈非孟氏闢之也與浮屠之言正平生者也墨之教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而猶於治裏也以薄為其道為浮屠者術主乎慈其始去父母昆弟捐妻子而不顧詎非忍哉昔孔子不遇于時馳驅四方若微生畝接輿荷蕢之徒交訕其後而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痛哉其言也蓋吾觀于佛猶善彼所稱觀世音菩薩者推其願所至欲盡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旨不遠而大悲菩薩者彼所謂觀音之化身也其手目之數多至八萬四千目必有所運手必有所執俾匠人二肖之佛氏之教則然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來之人而予友曹君實司武備益工損俸錢繼之程工庀材築室三楹題曰大悲禪院而請記于予嗟夫舉斯世之人其可惻然悲者衆矣惟泯于無所睹聞則已試游目而觀其迷途陷溺日不能周手不能援者何限凡菩薩之以大悲名也而況聖人之心哉曹君勇而好文馭兵以最而養民也惠始所謂可使治賦者也夫浮圖之言儒者疾之以其無預于世天下欲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師之說猶以大悲菩薩自託則豈蓋無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樂其人而信其道也

雲岡石佛記

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為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予嘗再往游焉覩石像之怪偉退而作記按魏志世祖用崔浩之言毀佛像造泥人銅人者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誅土木宮塔莫不畢毀及浩既戮興光和平之際半立石像太和中四方諸寺凡六千四百七中有八延昌之季僧厄所居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有七剥窮而反理數然也釋氏之說如蠱之中人幸不可愈醫者擇其可治治之有疾之者見方藥不効遂割患者之腸胃必盡殺其蠱乃止患者既死其可病之人未有不刳刃于醫者崔浩豈已方詔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毀謂木有時朽土有時崩金有時爍至覆石以室可永無溺又虛像小可鑿而去往尺不已至數尺數尺不已必窮其力至數十尺累數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壞使見者因像生感自謂柱天下之智慮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嗚呼周公仲尼之道感人千載之下者以其像哉雖拓跋之俗習聞釋氏之說其敬信固宜非若漢梁生周公仲尼之鄉而沉溺異端者比也彼十六国之君殺人若刲羊豕而佛氏信好生斷殺之旨世主信之往往少回其殘忍之習是佛像之有益于当日亦支理所有也然則君子之排擊異端尤当揆世之理乱彼持論同激豈吾道之幸與夔州李先生者好為古文辭素擯佛又與予同游雲岡者也遂書一通寄之

應州木塔記

軒楹臺榭廣輝複宇游觀之勝苟作非其時侈過其制則春秋書之太史紀故雖王公之尊不敢輕役其民至浮屠之宮竭天下之民力奔走恐後世莫有淺其非者吾不知其故也彼其師以虛無寂滅為教視支骸爪膚為不足惜而崇

奉其教者顧必范金以像之築宮室以棲之非大惑典歟
山川城郭必有升望降觀之地惟浮圖之制崇高累級出
軒楹臺榭之表足以曠覽形勝所在登高明而遠眺望感
時賦詩則又君子之所不廢也去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
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為之其高三百六十
尺州居絶塞之衝土風苦寒無良材珍木之産一木之運
百車牛乃蓋遼之君臣特甲兵之武責獻納于宋金繒
所入動億計宜当日成此不難也遼史載道宗即位初
詔求直言亦嘗有志經国者迨乎晩節崇尚異教一歲
斂僧至三十六萬人一日祝髮至三千人嗚呼悠悠有情
皆是塔啓之也已土人指手簷端大字凡八係長康二陵

駐蹕時所書其一時游豫猶可想像得之然則登是塔者
不獨盡覽山川城郭之勝而盛衰之故又可感也遂相與
賦詩記之同游者三人山西按察司副使前戶部侍郎同
里曹公洛江西布政司參政臨清周君之恒汾州推官大
興孫君如銓而鑱于文于壁者知州支蓋州傳君登采也

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為園京城東南隅聚土為山不必帖以
石也捐溝以為池不必甃以甎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
即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
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学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
公謙游苕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于都

下益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
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立度棧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之
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立醴罷選進拜中書平章政事
賜宅一區暇日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請萬柳堂者
故老相傳在今豐豐堂左右皆其飲酣賦詩令歌者進歌
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
盛際謀謨內贊生致太平其勲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
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治天下廉公蹉跎
日少公自蒯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談夏
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
勤學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應世有缺

于心也尋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治之源清泉
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
登徑之翳者皆辟石之戴土者皆剔亭之圮者皆葺公報
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治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
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堂者勿問庶幾物
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
交會賓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感
歌詩頌公異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
期公樂之而不去爭尊椎鬱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
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
欣然悅于耳焉

徐渭輝云
蘭亭序
諸家多
繪作然以
此篇為甲
哇屬風雅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学記

序庠学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
國都莫不有学其人自天子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
于学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醫執爾以
至献馘献囚莫不備舉于学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者以为之師士之入斗学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
其器執鼓控揭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有
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司徒
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学此三代之学
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学日以廢典礼改令聽州郡吏
[illegible]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学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下廟

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材
士亦隱其学而疾其師視学校为不急之務曷其学官
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学者嗚呼学校王政之本至
視为不急之務而聽其傾圮此君子之儒为人師者所甚
憂也威遠衛当大同滿塞之衝士之君子文吏者蓋寡
自四隅安安士始以結誦相勵而教諭王君復能以仁義
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学歲久將圮王君率諸生某等
新之諸生咸樂趨支堂廡寢廷構欂櫨桷甓門壁池莫
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学其
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
端本之学不知煩行以支師長則無良師为之也若王君

者樂善不倦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宮詩人頌之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鄙人刺之則曰總我不注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亦能備三代之學奇哉千今日也哉

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東管內蠡辰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倦圃戶部侍郎曹先生崇躬治之以為別業裒文史其中戶部侍郎曹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圃翁之字以自寄焉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

徐云寫出
苦衷人之宗
不堪比擬

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使副使治大同喻明年丙辰先生于塞上時方九月晉北在川積雪照耀巖谷蒲柳里匀前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竺島之游泳蔬果花葉之蓊鬱情景歷歷如目前支先生胸臆低徊久之嗟夫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乎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丹繪支為先生圖之為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支予嘗覽前代園亭宗之勝往往籍人以傳又嘗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無觀其畫圖不將想見兩人之高而所與游如孟浩為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郯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

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接斯氏于氣溺雖
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好益難哉吾之倦圃
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王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
君翻得藉圃之圖以傳為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為
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世北書庫記

世北書庫者今少詹支新城王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氏
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矣然兵火後散佚者半先生
自始仕迄今日耕財書借觀輒錄其副每以月之朔望氣慈
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啻
自唐以前書多藏之于官劉歆之七畧鄭默荀勗之中經新
簿其後四部七錄代有簡帙氏間所藏賜書之外無多焉
甫自雕本盛行而書籍易得氏間鏤版未貢天府者且十之
九由昌之官書反不若氏間之多古之擁萬卷者自謂比南
面百城今則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萬卷可立致然自傳覽
者觀之若無所覩也大宗元雕本日就泯滅幸而僅存于水
火劫奪之餘藉欽本流傳顧士之勤于鈔寫百人之中三人
而已習舉子業者偏四子書治一經不過四五十卷可立取科
第而賈人牟利亦惟近年舉子業者是求非是則不顧至以
覆瓿糊窗裹魚箔古之人竭心力為著今人全不之惜任其
湮沒世君子盡傷于心而先生書庫之設藏之惟恐不亟也尊
尊經亂先世之遺書莫有存者及壯餘四方經過都市殘編
斷帙至衣中直積之二十年矣以驗藏書目錄則僅有其十之

徐五楷詞
雅馴

三焉然未嘗無出于藏書家目録之外者譬之于海九川
四瀆無不趨焉而滮池濠沼之水聚而勿涸鳥見之飲啄魚
得之泳游亦可自樂其樂亦忘其身世之窮焉明年歸矣將
尋先生之書庫借欽所未有者奉先生之命遂爲先生記之

西陂記

宋之故城其閭閻見于載記者陽也盧也蒙也桐也横也桑林
也埜澤也埜澤云者埜以言閑伯之丘澤雎水也其地有蒲葦萑
葦之利澤有村墅有舍商邱宋公懷立生時釣游之所思築圃
於昔之以其在郭之西名曰西坡顧未遑經始先立池館之目
曰深波村曰釣家曰蓬蒿草堂曰松庵曰芰梁曰放鴨亭各
系以詩都人士屬而和焉圖之横幅者王山人羣也久而公之

懷故土益甚則命禹鴻臚之鼎寫照作西坡全麥圖取元
結詩句冀歸老于江湖記之以文者邵上舍長衡也公巡撫
江南久矣簡以馭吏儉以示民天子嘉其清德藻冊所及每見
益親歲在昭陽協洽駐蹕江天寺公入見請曰昔宋臣范成
大居居之名湖亞嘗履其地見淳熙十五年賜書刊石尚存臣
家有西坡別墅敢乞御書二字賜臣不令石湖勝蹟獨存千
古天子笑而書之今歲旃蒙作噩天子復書全麥堂以賜
至是公拜宸翰先後雖悉數矣公乃命子弟立石西陂之上
屬其友秀水朱彝尊紀之思夫爵位之崇高林泉之邈豫
人生恒不能兼致惟石湖一老入而參政政妻退而偃息范村
女挈茱籃兒修雞柵種斜橋之樹柳播梁府于村田此姜夔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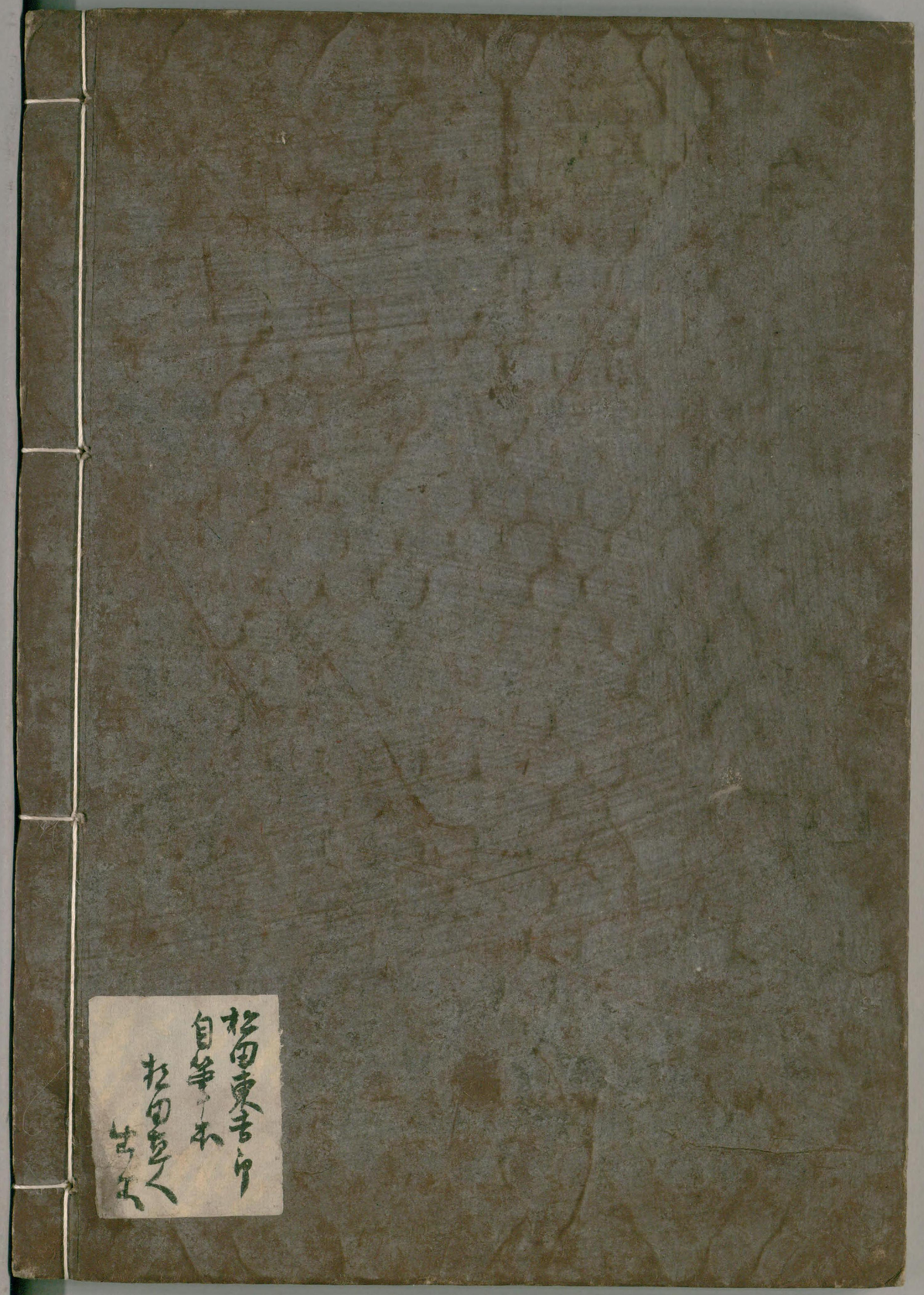
特1
3425

徐云天子之委任公之政治一時都致之亦到知清風入襟

越調以介壽吳曰石湖仙也今天子稱公治績不吉顧十四年所而遲未膺內召豈非以江南重地代公者實難其人與鄉閭之公嘗列年以請矣天子給以梵宗苑葡萄一本曰豆葉結實然後請老今賜果之園馬乳且蒙主恩愈渥不敢上陳近復申以天語雙雕于堂榜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堂優游禮讓中則仍未嘗許公之歸也公雖欲舍政支之賢勞享丘陵坐麥之樂利願豈得遽遂乎虎丘之山可以對月滄浪之亭可以賦詩吾且隨仲吳父老期公旋衍于斯焉若夫西陵之勝姑聽公之鄉堂優游礼讓中

朱竹垞文抄卷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朱竹・文抄 6巻』 請求記号 特1-3425

ガラス使用